

国家精品课程

南京艺术学院《中国画技法》课程
教学与创作研究系列·周京新主编

大象有形

下册

周京新 著


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

013032407

J212
86
V2

国家精品课程

南京艺术学院《中国画技法》课程
教学与创作研究系列

大象有形 下册

周京新



J212
86
V2

 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

北航

C1641007

书 名 大象有形 (全2册)
作 者 周京新
责任编辑 陈爱芳
装帧设计 沃克梅迪 设计管理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教育出版社 (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)
苏教网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厂 址 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39号 (邮编210038)
开 本 889×1194毫米 1/16
印 张 21.75
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99-1297-1
定 价 135.00元 (上、下册)
邮购电话 025-85406265, 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
E - mail jsep@vip.163.com
盗版举报 025-83658873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

2005 · 南京 · 写意状态-1



2005 · 南京 · 写意状态-2

- 1 我的水墨雕塑
- 18 感觉语言
- 29 串门儿简记
- 43 从“百家姓”到“镜子”
——关于中国画和中国画教学
- 64 画里画外
- 89 中国画创作课程教学随想
- 110 再谈创作课教学
——兼议1998届本科中国画专业毕业创作
- 134 仙人寂寞

我的水墨雕塑

也许是先入为主的原因，刚进南艺学中国画那阵子，我满脑子都是“中锋写线”，认为只有这样做才算真正的笔墨，于是，平时无论练写字还是练画画，都硬逼着自己悬腕、悬肘、悬臂、呈立姿状运长锋羊毫，以求练出得“骨法”的笔力来。从“大一”第二学期开始，我就利用课余时间搞自己钟情的水墨人物创作，迫不及待地要试一试自己勤学苦练的“中锋写线”功夫究竟如何。这期间，虽然我的一些画受到老师或行家的称赞，但我自己老是觉得画画的过程够累的，浑身的力气用不到点子上，挺憋屈的，提心吊胆地捏着总也不听使唤的毛笔，与老是闹着别扭的人物打交道，真有一种在凭着运气“走钢丝”的感觉。

大二时去雁荡山写生，对那种圆头圆脑、敦敦厚厚的山石形状我特别感兴趣，画了不少速写，还觉得不过瘾，回到学校后，我踌躇满志地画了一张山水横幅《雁荡山》，突发奇想地以大笔大墨铺写山脉形势，把那些原有的花草树木之类的“皮毛”尽量剥掉，让山脉尽量显示它敦厚滚动的“骨气”，整个画面看上去就像一堵高高低低的黑墙。交作业时，山水课老师看着我炮制的黑秃秃的“雁荡山”不知说啥好（也许因为我平时算是好学生，老师不好意思明着批评吧）。尽管我对自己的《雁荡山》也不甚满意，在我的心里却荡漾着一股莫名的快感——挺憋屈的手脚从悬着的“钢丝”绳上松开了一会儿，从玲珑扭捏的“中锋写线”里溜出来片刻，浑身有一种被小小解放了一下的感觉。这次没有搞人物的水墨创作，画得倒特别顺手，特别痛快，印象也特别深刻。

此后，我的这股“雁荡山”笔墨情结始终未了，到本科毕业创作时，又搞了两幅尺寸不小的写意人物创作，一心要圆自己的梦：画眼前随处可见的、穿着平常衣服、做着平常事情的普普通通的人物，同时，还要追求自己刚刚找着一些感觉的大笔大墨效果，把那些玲珑扭捏的“中锋写线”从心里和手上尽可能地过滤掉，这种心里的预设目标尽管并不清晰，却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然而，这两张画终因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而惨遭自裁，再也没敢拿出来。但在这些隔三岔五的创作练习中，我渐渐地感觉到以往的“中锋写线”功夫并没白练，长时间用长锋羊毫练字练画，饱尝了那种软纠纠、柔兮兮、挺难为人的用



▲ 路-1
纸本水墨
97cm × 90cm
2003年

笔经历，使我心里和手里的水墨阅历渐长，对笔墨的把握总算有了些数，胆气也渐渐壮了起来。我认识到，水墨写意是摆弄毛笔的活儿，抓在手上的这只笔必须好好调教，叫它干啥就能干啥，而且要确确实实干得好；水墨写意更是用心思的活儿，装在心里的想法必须好好养育，任何情况都拿得出办法对付，而且是行之有效的好办法。心力和手力这两份功夫是非做不可的，为此，无论受怎样的“委屈”都不嫌多。这是画家的本分，丢了它，什么都无从谈起。然而，想想容易做起来难，到动手去画的时候，前面想的东西不是统统溜之乎也，就是搞搞“马后炮”，起不上作用，放下笔来，还是“心病”缠身。记得刚毕业不久，有一位前辈理论家从杭州过来问我：除了画《水浒》之外想不想画现代人物？真是问到了我的“心病”上。

在学校做学生的时候，写意人物是我最喜欢的课程，但在这门课里，能从传统里拿到面前来学习的好“榜样”特别少，许多时候，不得不把眼光从传统转向眼前。而那个时候的水墨写意人物阵营，正处在一个内容面貌有点“文革”遗风，形式面貌有点“回访”传统的阶段，总的来说，队伍还是不断壮大，路子还是不断创新，但队伍里大多数人的脚上或是曾经穿过，或是始终穿着，或是穿着一款，或是穿着两款堪为水墨写意人物品牌的“鞋子”，一款是“贫下中农”，一



► 路-2
纸本水墨
97cm × 90cm
2003年



◀ 路-3

纸本水墨
97cm × 90cm
2003年

款是“少数民族”。与传统写意人物的各种笔墨讲究相比，这里的笔墨讲究更突出了一个“市场导向”：老的、苦的、脏的、乱的东西比较容易打开“销路”；鲜的、靓的、润的、嫩的东西则难以出手“成交”，毛毛涩涩、粗粗糙糙的感觉占了上风，于是乎，苦大仇深、满脸皱纹的“贫下中农”和包包裹裹、零零碎碎的“少数民族”正巧与之不谋而合，在队伍里十分热门畅销。水墨写意人物一度流行两款“鞋”的状况，是一种特殊而普遍的“围城现象”：在大多数人眼里，可以安身立命的“城”只有“贫下中农”、“少数民族”这么一两座，已经从为数不多的几个城门口挤进城里，并成家立业的实在叫人羡慕，急切之下，围在城外想进城的众人便群起而挤城门，只求能够进到城里去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在需要用笔用墨来赚取“笔墨效果”的节骨眼上，苦巴巴、破苍苍的人形和花里胡哨、稀奇古怪的服装确实比较容易得手，人物画家们可以调动各自都有一定存储的速写和素描的本钱，从先搞定“人形”这条捷径下手，权将毛笔当铅笔来使，勾勾框框，描描擦擦，迅速挣到一些原与笔墨无关，堪称伪笔墨的“笔墨”利润，混进城去。

我曾身不由己地加入到了“队伍”之中，两款鞋子自然都穿过，也积极参与过“挤城门”，对此深有感触。按理说，上述“围城现象”中的几个招数也是挺实用的，使得好了，也有一定效果，但每当我将眼前的大规模“群众运动”与传

统的东西相比时，就大有今不如昔的慨叹。前辈们的手段其实并不花哨：用看家的书法本钱，将各类画外的“形”买断，把它们养在笔坛里、墨缸里，待其脱胎换骨之后再拿出来在画里使用，此时，笔和墨已然融为一体，并把形拽到了身边，牢牢地捆在一块儿，共同出落在一派“写”的大好风光里了。而今，咱们的条件已大大改观，书法底子虽然不如人家厚，却多了速写、素描的能耐，还有解剖、透视外加照相机的协助，更非前辈们可比。然而，有这么多的优势在手里，干出的活儿却远不如人家的纯正地道，画里追求的“笔墨”总有东拼西凑、僵硬夹生的感觉。更糟糕的是，爱搞“群众运动”，大家拥在一块儿“挤城门”，末了，搞出来的东西难免像“连锁超市”里的货物，都差不多，缺乏特色。其实，学别人是谁也免不掉的事儿，学来学去却丢了自己，就糟了。在我看来，这种蛮流行的“忘我症”，病因就是没有学前人的办法，置备养育手段的“笔坛”和“墨缸”，不经养育的手段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个性和质量了。

当我“画眼前普普通通人物”的“工程”还处在朦胧状态的时候，有许多憋在心的问题还没想清楚，有许多慌在手上的感觉还没弄到味，因此，有许多创作实验还很生硬、很勉强，一不留神，自己越来越讨厌的那些老套数就会溜回来，甩也甩不掉。急中生智，我想出了一条以毒攻毒的“美人计”——将现代时髦女郎搬进自己的画里，用那些最难为人的柳眉杏眼、细皮嫩肉、苗条身段和现代服饰，来对付那些“苦大仇深、满脸皱纹的‘贫下中农’和包包裹裹、零零碎碎的‘少数民族’”，狠狠破坏一下“苦巴巴、破苍苍”的老套数，争取获得“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”的效果。经过一段时间的“艰苦奋斗”，我炮制出了一批“现代美女”，并选了几幅在一次校内的教师备课展上悄悄露面。这回，我在反省过去的同时，试着将“笔中有墨”的笔墨感觉转而向“墨中有笔”的感觉上反动，努力在墨的变化和形的跟进上做些文章。见到我水墨写意的现代时髦女郎，大家诧异，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。我并不在意，直为自己的“美人计”初步得手而兴奋不已，我感觉到自己开始进入角色了，已经捉到了一些梦寐以求的东西，继续干下去准保有戏！

在此后借助大量写生来改造、锻炼自己的过程中，我意识到要想使画里的东西丰富而不失纯正，必须让自己的心、眼和手的内涵同步“增质”，从而增强笔墨对“眼前普普通通人物”的造就能力。所以画画的时候，我总是努力把自己的感觉往“加法”上推，无论是对造型还是笔墨的认识、设想、构造和改进，都往繁复上想，往精密上做，求繁忌简，求密忌疏，力求在心理状态上摆脱过去“相当于笔墨”的老套数和生活中那种模特式“真实”的桎梏，使人物的形能浸透在我的笔墨追求里，顺从于精雕细刻、自然而然的塑造。同时，努力清理掉笔墨与造型间那些模棱两可的杂质，追求我理想中表现性与纯粹性合一的水墨语言品质——无论什么样的东西都能自由自在地画，语量宽厚；无论画什么样的东西都

能醇醇入味地画，语质纯正。

穿越“贫下中农”、“少数民族”与“现代美女”之间的鸿沟，我被牵引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墨造型天地，在这里，我一步步地触摸到了“水墨”的另一个真切的脉搏：它能摆脱老、苦、脏、乱的困扰，焕发出包含在内里的一腔淋漓滋润的生机，沁透出水晶玻璃一般的质感和光泽，凝结起青铜白银那样的肌理和韵律……一旦把握住了它的精神，就似得到了一双可以走到所有地方的“鞋子”，以往所斤斤计较的“画什么”和“怎样画”之类的问题都烟消云散；以往被视为“革命同志”或“阶级敌人”的东西都可以一视同仁了。

作画的时候，我懒于去制造正常工具以外的特殊技法和特殊效果，觉得那样挺费事的，还会浪费我有限的脑筋，也因为我经常在教室与同学们一起写生的缘故，怕被误解为是在搞“杂耍”。我追求一笔一笔地“写”，一种丢开了虚拟式的“线形”，成就出塑造式“面形”，如雕塑般“体积”化表现形象的“写”。我认为“写”既是传统里的好办法，也能发展成现在的好办法，因为它有着深沉的精神和纯正的高贵，能在水墨材料的里里外外施展它无限的能量，能把画外要寻找的东西、画时要动用的东西、画里要造就的东西都一一修养得有声有色、人格人品，并使它们完美合一，达到新的、无法替代的好效果。其实，用普普通通的水、普普通通的墨和普普通通的笔去“写”普普通通的人，也算是我的一个诀窍，这样既省事又可以把自己亮在一个“无依无靠”的地方，想要做点什么全凭老老实实硬干，能刺激自己发挥。与此相反的是，在塑造的过程中，我喜欢有些“原形”做参照，画里的东西再怎么“高于生活”，也要先在画外找到那个“源于”的“生活”，有个眼里看得见、手上能开弓瞄射的“靶子”，否则，总觉着是自己在搞“空手道”，没“靶子”胡乱放箭，没“对手”瞎使力气，好似自己逗自己玩的游戏，没有制约也就没有什么难度，不过瘾。所以至今，我依然舍不得离开写生这片“快活林”，因为，我依然能在这里享受到“目中无人”、超越模特儿的快感；享受到与“真实”打擂台、重造真实的过程；享受到在“基础”的平地上创建自由空间的乐趣；享受到有根有据地将自己的造型理想在塑造中加以实现的结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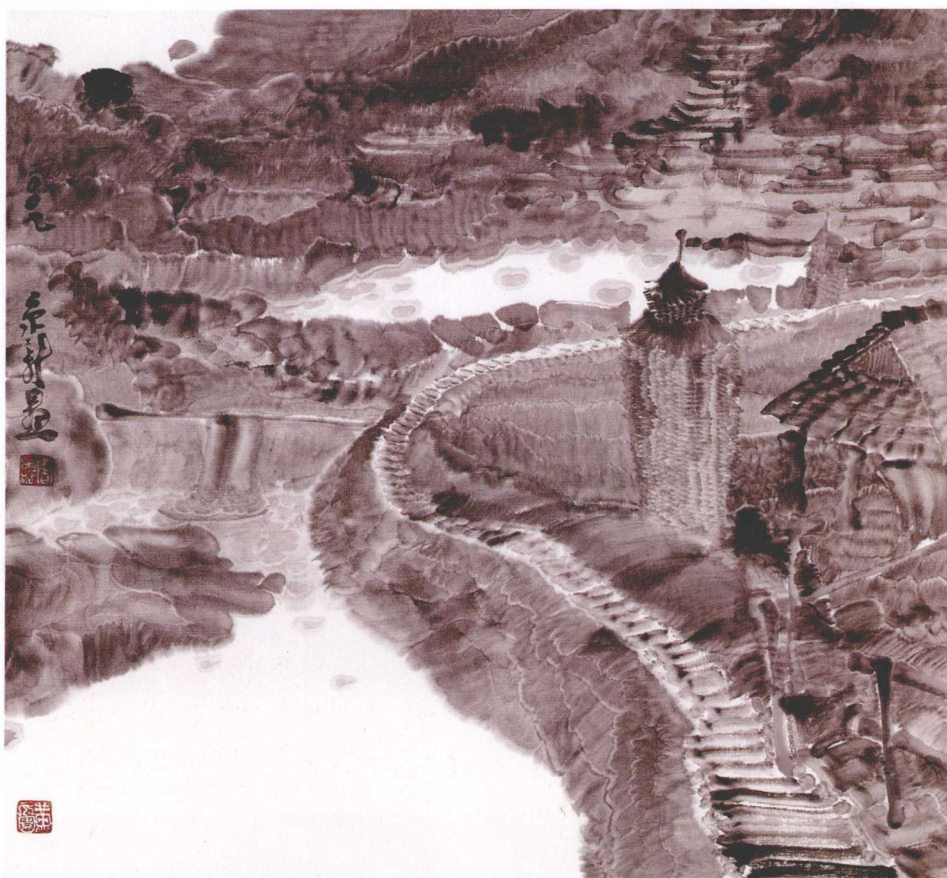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所谓“水墨雕塑”，仅是我喜欢的一张弓、一支箭，我极力造就它们，就是为了能自由自在地去射那块最吸引我的“靶子”。我相信，天下的“靶子”们都有着最致命的10环，能够箭箭射中那个地方，才不枉此弓、此箭、此靶、此射。至于为大家十分看重的射靶子之外的所思、所想、所企、所图等，都得先有了射准“靶子”的手段之后才谈得上，因为10环的心境必定是生长在10环的手段里面，不用担心它跑掉，而3环、5环的手段则绝无10环的心境可言，再怎么编造也白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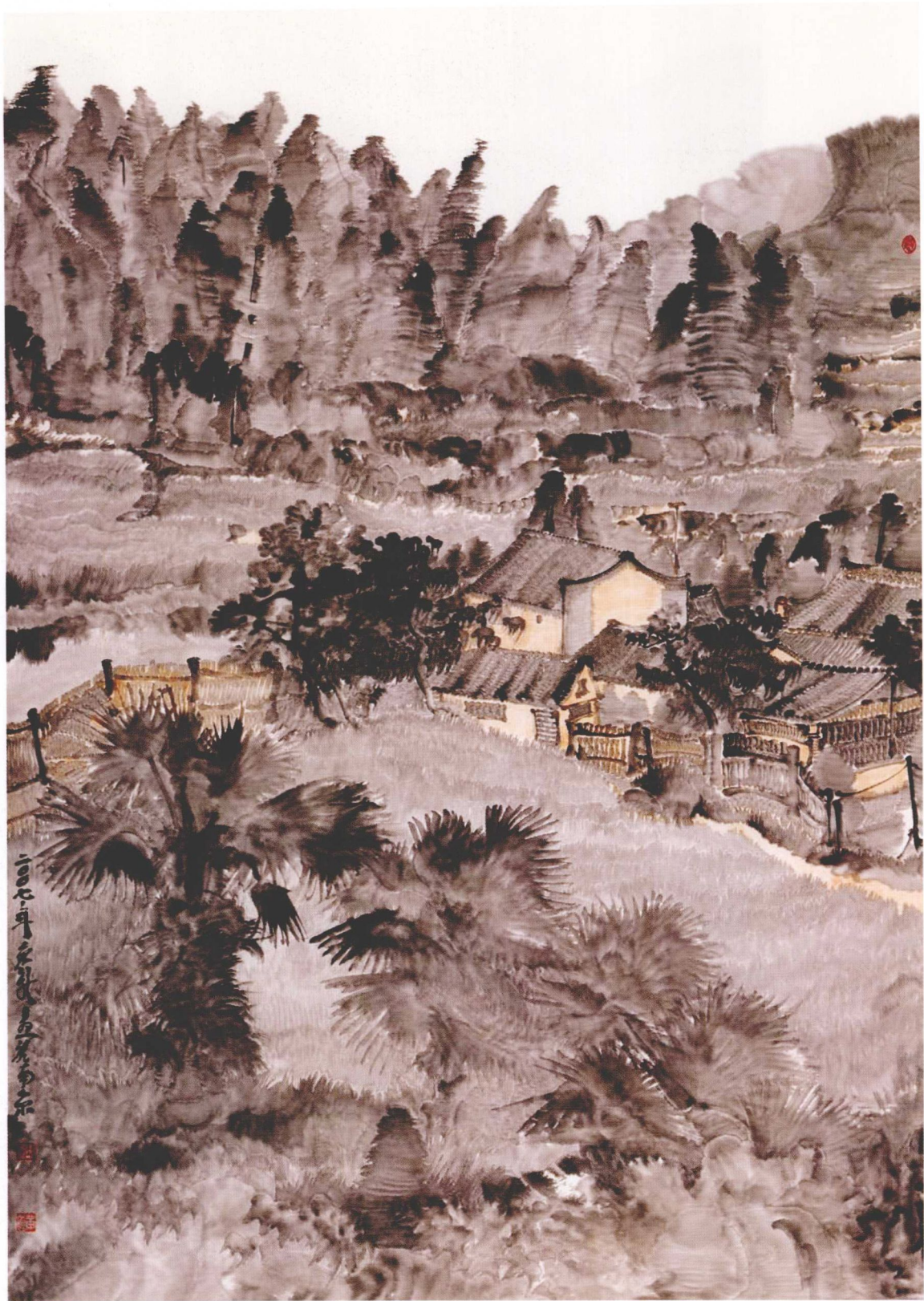
2000年11月于南京

► 路-4
纸本水墨
97cm × 90cm
2003年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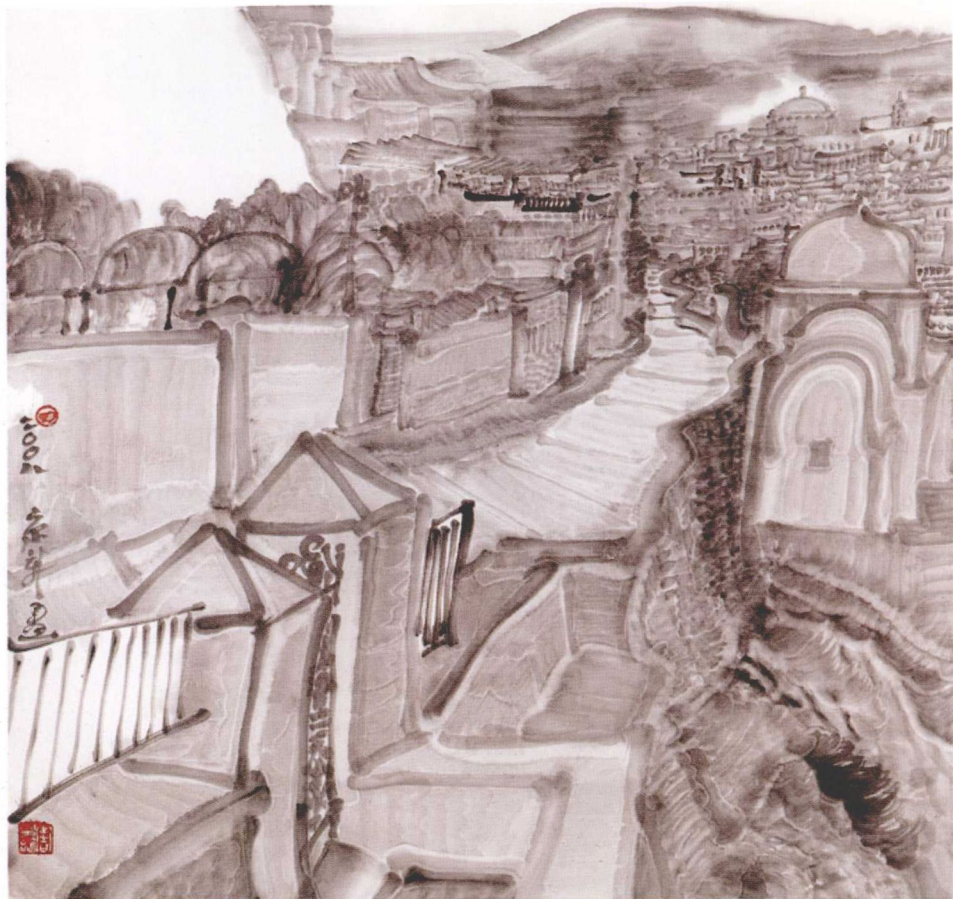
► 秋-1
纸本水墨
68cm × 68cm
2007年





▲ 秋-2

纸本水墨
230cm × 125cm
2007年



► 希腊写生1、2
纸本水墨
68cm × 68cm
2008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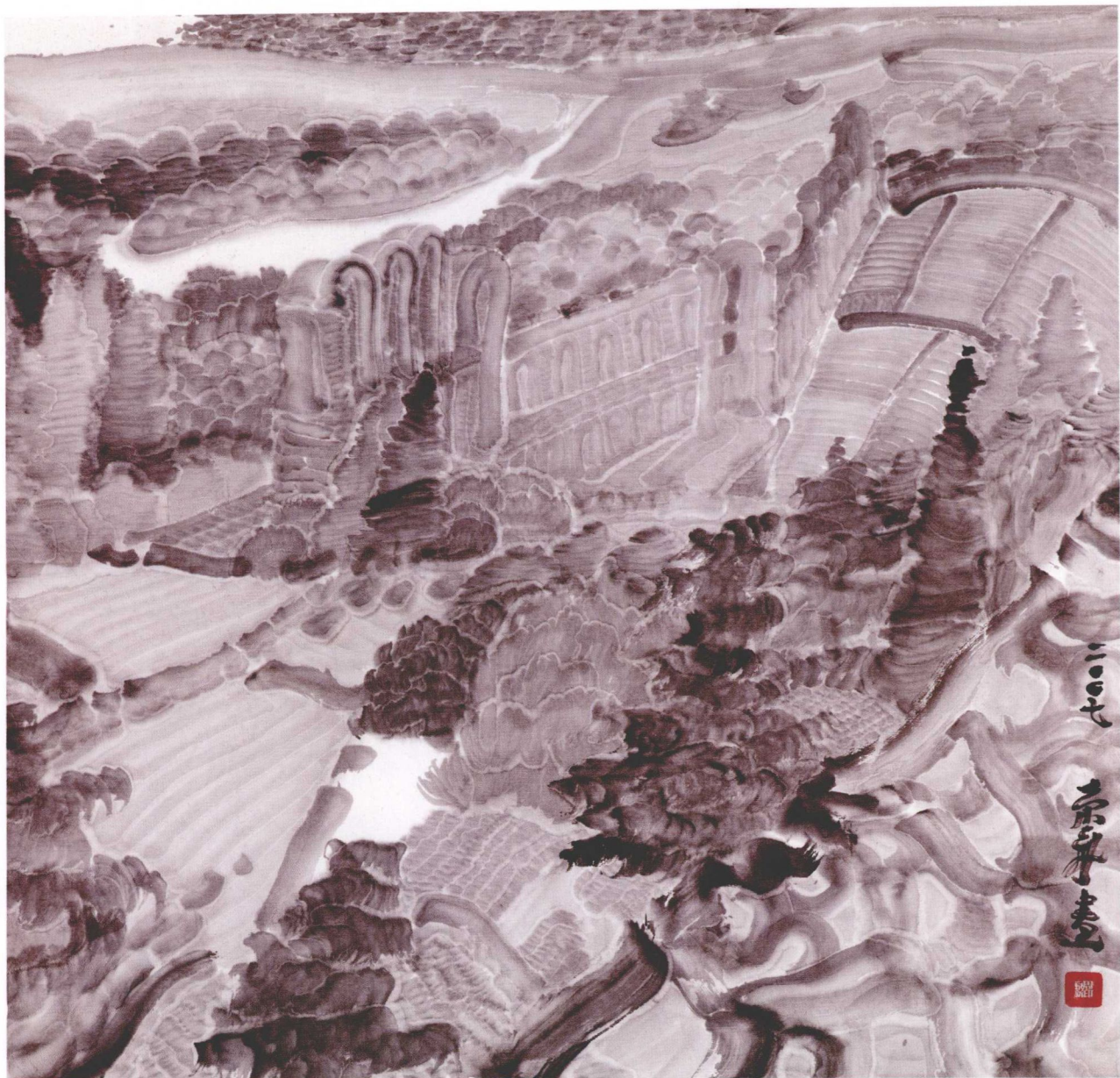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希腊写生-3

纸本水墨

68cm × 68cm

2008年



▲ 希腊写生-4
纸本水墨
68cm × 68cm
2007年